

梧桐雨连载65

梧桐雨

第二章 天亮了



作者 陈松

姨妈

(接上一期)

“妈，学校里王书记给我们上课，要我们讲究阶级分析。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下次依读读，我们家是革命烈军属。待人接物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随便。我不是说李太太、李先生是坏人。可是……李先生过去是国民党，和我们来往多了，别人家要说闲话的。还有袁太太……还有……！”大姐打住话头，正气凛然地玩着自己的辫子。

母亲抬起唱头，关了唱机说：

李清泉

李清泉在家里待了年把光景，别说原来的中央医院没有重新录用他这个“内科专家”，连其他的中小医院也没再聘用他，要说他没耐性这话也不尽然，一年时间终归是等下来了。按照他的话说：“阿拉李清泉一生一世没求人讨一只饭碗捧，阿拉为了吃饭，不但面子勿要了，连夹里也扯光了，为啥事体？说是没本事！我算是晓得这帮大佬多勿识抬举了。阿拉能亲自活络关节，算是给他们面子。哼！下趟就是八抬大轿来请我李大夫，我穷到底也勿会理他们的。”

嘴上虽这么赌狠，可李清泉毕竟底气不足，为了饭碗仍经常骑车出去趟门路，有一回他瞅准王志文和昭信表姐在周家吃晚饭，便拎着出诊包拐进了周家的门。其时晚餐已毕，大家正坐在客厅里闲谈。李清泉一进来，就亮开清脆的嗓门，亲热地叫了一声：“啊唷！周太太，我来看依，哎，看看依！看看依！”

照例，母亲立即请他入座，吩咐刘妈赶快沏茶。谭思杰向他敬烟，他拱拱手，认真地说：“谢谢依，谭先生，阿拉勿会。依晓得伐？选格东西是借寿的顶顶坏的‘白骨精’，里厢有大量的尼古丁和焦油。兄弟我劝依勿吃为好！”谭思杰不尴不尬地“咳咳”一笑了之。

母亲说：“李大夫近来可好！”

“好，好。解放了，大家都好！”

李清泉眯缝着眼睛挤出一脸傻笑。奇怪的是他虽忙于生计，每日奔波却依然容光焕发，不见太多的皱纹。“周太太，勿是我奉承依，依现在气色蛮好，人也富态活络多了，今朝替依量量血压，听听心音，长远没有替周太太检查了，我勿放心，所以唐突跑来。请原谅。”

李清泉此刻，似乎使出浑身解数，活还没干，已赢得母亲的连连点头道谢。接着，李清泉叫母亲不要说话，只管闭目养神，他则动手替母仔仔细细收拾好听诊器和血压计，拿出两小瓶药递给母亲说：“血压不算高，心音还好。这是地巴唑、降压灵。让心血管软和一些，增加一点弹性，使血压稳定，还好，周太太，你放心，没啥大问题。老肥肉勿要吃，多吃点绿色蔬菜。千万勿要忧愁发脾气，过些时，我再

“老了，有些事情弄不清楚，比如，现在抓美蒋特务、国民党残渣余孽、镇压反革命那是要的，所以我还专门提醒你姨妈、姨父要夹着尾巴做人；但有些事情就弄不清楚，比如革命人家，就不能打扮戴花，那梅兰芳的男扮女装，嗓子赛过大姑娘，岂不是也要遭殃？俗话说老不管少事。妈妈很孤寂……为儿为女揪着心过日脚……妈也要心情舒畅活络点。你说的道理妈似懂勿懂。我一世人生活过来了，好人坏人我眼乌子看得清。过去我不反对你爸爸和你哥哥革命；现在更不反对你们革命，妈妈是凭良心过日脚。以前我相信耶稣基督；现在相信毛主席。毛主席打败了老蒋，刚刚建立了新中国，原来支持老蒋打内战的美国，就把战火又烧到东北的鸭绿江口，毛主席就写信给杜鲁门说：‘我本来想医治老蒋垮台遗留下来的创伤，搞经济建设的。你今天要打仗，我奉陪到底。你认为我穷，我借钱和你打。一直打到你跪下为止’‘你好疯狂，你背着联合国的招牌，先发动了十五

个国家的帮凶军，向中朝人民宣战。炮弹落到中国的土地上，逼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出兵和你较量’。听了毛主席的话，我就支持你大哥保家卫国，上抗美援朝的战场。我相信，还有很多母亲像我一样，会送儿子上战场。但她们一定也和我一样，盼着儿子平安回家，只要乾儿平安，我就没有啥心思好想！”

“妈，毛主席说得对，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家过日脚，只想到自家穿衣吃饭，别国的，朝鲜的也要考虑！不过，我也想秉乾大哥平安回家！”大姐说。

“妇道人家，想到的当然就是过日脚。小家过好小家的日脚，大家过好大家的日脚，国家过好国家的日脚，就不怕他美国佬，外国的事情我勿清爽！但大家一条心，为国家出力，我比依清爽！”

母亲又闭起眼，不再看大姐的脸，但嘴里还在喃喃自语：“与李先生少来往选种话，以后少讲。露华是我亲妹子，思杰赛如我阿弟。他在重庆时就老实，勿像瞎三话四胡作非为的反动军官。国民党军官

执照很快就领下来了，李清泉随即开了一家小诊所。

他请来了陈实、赵栓子父子帮忙，把诊所里外粉刷得雪白。门口挂一长匾，白底黑字，上书：李清泉医师诊所。墙上还写着：留日医学硕士。前中央医院内科大夫，专治各种内科疾病。诊所开在他家楼下，很简陋，不过是一张高脚床、一张写字台、几把椅子、一张药柜，这些家什一律漆成白色。开业那天，阿燕用竹杆挑着一长挂鞭炮，“噼哩叭啦”地放了一通，李清泉则亲自放“天地响”，“嘭——叭”大炮仗在半空中炸响，如雷贯耳。放炮的李清泉，满脸的喜气洋洋，乐得合不拢嘴。穿旗袍的李太太越发显得富态，扭着肥大的屁股在门口招待客人。阿燕穿着连衣裙，头上盘起一个髻，髻上别着一朵大红的绒花，活像日本小姑娘，可惜就是皮肤黑了点。鞭炮声惊动了月牙湖周边的大人小孩，都纷纷围拢来凑个热闹。

诊所开业后，居然来求治的病人很多，李太太本来就是资历颇深的护士，顶得半个大夫，于是她也帮着丈夫诊治一些小病。其实周边的病家都是图个方便，来看个头痛脑热的小毛病、小感冒，不会来看什么大毛病的。

李清泉看病倒也认真负责，热情周到，收费也算公道。没过多久，他的好名声不但在月牙湖传开，而且连卫岗、孝陵卫、中山门一带的病人都都来求医了。由此，家中的经济状况，自然也就活络小康了。

陈实和栓子在月牙湖周边鬼混了一阵，总算挨过了解放初期最困难的日子。他们割草打柴、拾破烂、做小买卖，什么都干，反正能糊住全家的口就行。后来陈实被安置在区粮站仍旧当庶务。家里的衣食才算是自给自足有余了。

有好长一段时间，陈婆子见了袁太太老远就避开。可是时间一长看看袁家日子过得还可以，李家自开诊所之后，日子也算入了小康。陈婆子这才把两家的马桶搬了下来，刷洗的锃光溜亮。而且常常帮这两家做些粗杂之活，乐得讨点好处。六月七月里陈婆子从卖花的老太婆那里讨得一对白兰花，走到李家诊所外面的台阶上用姑娘般的柔声柔腔唤道：“阿燕姑娘在家吗？陈婆子来

来替周太太检查！”

李清泉笑吟吟地朝四旁的人点头致意，面孔更加丰润红悦，还夹带着几分中年“好好先生”特有的腴腆。接着便转向王志文说：“王……王同志依好。啊，我认得依的，上趟在区里依做了一场报告，刚巧我去区政府反映自己的情况，在窗外立着听了一会儿。依讲的全是道地的实话，依讲‘国家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，一切爱国的人士，都应参加国家建设’，我听了这句话浑身清凉，甘之如饴。今朝……不瞒王同志讲，我就是来求求王同志的。想请王同志帮帮忙！”说完特意再向母亲和昭信表姐点头致意。并且抚摸着秉辰憨憨的大脑袋，加了一句：“这秉辰体质忒好！”闻听此言，我等才了解了他此来的真实目的。

“李先生，我能帮你什么忙呢？”王志文诚恳加疑惑地问。

“王同志依晓得的，我是医生。正牌内科医生。勿是跑江湖的郎中。其实，我也是为了国家建设，想出点力，解放两年多了，我一直闲在家中，所以想请依介绍点工作！”

“李先生，我在区里是临时帮助工作的。而且和医院不直接打交道。我不好直接介绍李先生医院工作的！”

“对的，依勿好直接帮我忙，依听我说，我想私人开业，一来解决家小吃饭，二来也可以为月牙湖的近邻看看病，两全其美嘛。现在听说允许正式医生开诊所。上趟我到区里问过人家。人家……怎么说呢？反正手续比较麻烦。王先生是否帮我打声招呼。熟人好办事，这个道理天下一样嘛。我李清泉勿是没有本事，等了这么长时间，终归闲在家里，坐吃山空嘛！所以决心私人开业，领一个执照。王先生请看在我和周先生和周太太和令翁多年世交份上，请费心关照一下！”

李清泉说完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手指有节奏地在出诊包上弹着。

王志文低头思考着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烟。

“志文，”母亲说：“李先生说的是，你帮他问问好吗？”

“既然母亲都替李先生说话了，那好吧！”王志文抬起头说，“我尽力而为，但事情不一定能成。”

没想到事情办的竟很顺利，

里，抗日救国舍生忘死的不少呢！秉乾那年跑到芜湖寻他，人家就卖出卖他。”

“亲侄子，哪能好逮不分，出卖自家人！”大姐辩解道，“再说他也不知道阿哥是共产党，如果知道……”

母亲截断她的话说：“对啊，他们拿秉乾当亲侄子待，如今我怎么不能拿他们当亲兄弟姐妹待呢？要说谭思杰勿晓得秉乾是共产党的话未必确实。早在依阿哥出走芜湖前两年，叫我劝依阿哥阿哥不要参与政治，还是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好，否则危险。依想想，露华劝我说这种话，你姨夫难道不明白阿哥阿哥的身份吗？”

母亲顿了顿，呷了一口茶接着说：“现在人家自己当了逃兵，解甲归田，流落到此地，我们应当相帮一下，连志文在确认了他们与国民党一刀两断的决心，并考虑他们在抗战时，为民族做过的好事大事，也已经答应帮谭思杰和露华找点工作，人家是不想在月牙湖打万年桩的。依还是多打听打听你大哥

了。”

阿燕一声不响地就出来了，站在台阶上冲陈婆子笑吟吟地。阳光洒在她身上，使她显得格外鲜嫩，就连她黝黑的皮肤，让人瞧起来也挺入眼。“哎，陈婆子，你今天的鲜花吗？我可不戴蒿花！”

陈婆子甩甩手上的水珠，抚整了一下头发，小心翼翼地发髻上取下白兰花，伸到阿燕面前说：“姑娘，我哪能送你蒿花？你看，白里透青，水灵灵地冒香哩！”

阿燕不说话，侧过头，让陈婆子把白兰花戴到头上。抿嘴一笑，跑进屋里去了。周围的小孩跟陈婆子起哄，也嚷着要花戴。陈婆子赶开小孩说：“小老爹起什么哄？等我哪天焖五香豆给你们吃！”小孩子们嚷道：“我们买五香豆，栓子给的太多了！”陈婆子说：“我跟栓子讲，叫给多一点点。一百块钱一大把，总好了吧！”

小孩子们又嚷：“栓子是秃驴，他还骂我们哩！”这下子陈婆子耐不住气了，左右开弓把袖子一捋：“妈妈的！秃驴怎的？黄鼠狼养儿香香，刺猥子养儿光光！秃驴不过少几根毛！反动派蒋光头，头上连一根鸟毛都找不到，栓子比他好多哩！”

大一点的小孩又逗她：“乖乖！栓子当总统喽！”陈婆子回道：“总统也是人当的，你们这些小麻雀晓得什么？”说完自己也笑了。

未过几日，陈婆子果真闷了一锅花花烂的五香豆，散给月牙湖的孩子吃。她用白瓷调羹，把喷香的豆子挖在小孩的手心里。有的小孩两手窝成大勺状：“呷，不满哩！”陈婆子嚷道：“都挖给你也不嫌多！小把戏不要心黑！”

那小子立即顶道：“大栓二栓比我吼哩！”陈婆子道：“那是没了明天还不够的坯子！谁跟他比谁倒霉！”话虽这么说，但小孩们终于还是对陈婆子产生了好感。

陈实虽识字不多，但却识理。几次要求区里给栓子分配工作，无奈栓子是个大白丁，不识字也没文化的人。且说话不三不四外加有点大舌头，故一直找不到适当职业，仍是闲居在家，胡乱弄点营生维持生计。此时栓子约莫二十多岁。陈婆子已经留意替栓子物色媳妇，并且很着急，因为栓子人虽不成体统，捉鱼摸虾，干小买卖倒也算机灵，手上不时有点

情况吧！”

大姐听母亲反复提到大哥，便觉母亲现在心心念念的全是大哥，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低下头思忖片刻，竟落下了眼泪。弟弟秉辰拿了条毛巾给她擦泪。她嗅嗅鼻子，把泪擦干，抚摸着弟弟秉辰的小平头，陷入了沉默。我是第一次见到母亲和她拌嘴。当然，她们都很有分寸，讲到激动处，也决不会放大嗓门。母亲更是语调平稳，和蔼可亲，露着微笑。过了一刻，她就关掉唱机，准备回房睡觉了。大姐这才缓缓地重新走回到母亲身边，柔声地说道：“妈，我今天入团了！”

“哦……。”母亲平静地说，“算是半个党员了！”

“和阿爸阿哥比，我只算是一个革命青年。”

母亲动情地搂着女儿说：“秉悦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女儿。依原来就是个胖兮兮的小姑娘，现在长成革命青年了，我知道你从来都不说假话的！”

大白鸣钟恰在这时“当当”地响了，声音显得特别安详、亲切。

活络钱。他赚到钱交一部分给陈婆子，其余的便拿去吃喝玩乐，逍遥快活，却每每闯祸惹事。

从梧桐成荫的大马路，拐进月牙湖，在路口有一片小杂货店，主营烟酒，生意好了以后，另辟了间门面，开了家小酒馆，绍兴黄酒论坛儿卖，配几样简单可口的卤菜，便可让人开怀畅饮。洁净的店面虽不大，却引得附近干苦力粗活的人常来吃喝。栓子就是这群借酒消遣、解烦的汉子中的一个。

店老板姓刘，生意做的活，门槛算的精，老夫夫妻俩五十来岁，有一个未曾出嫁的二十来岁的闺女，身段粗细匀称，凹凸有致，脸白且小有姿色，却深养闺中，不曾成亲。按理说刘老板家道小康，此女早该出嫁了，老夫夫妻俩即便舍不得掌上明珠，招婿也行。为何二十大几的姑娘仍不出嫁？

原来刘桂花是个天生的哑巴。

栓子去刘老板小酒座吃喝，有时不给钱，站在柜台前涎着脸告账。刘老板看他老实，便赊给他。栓子有时未及还帐，就去塘里或河湾里网鱼捉虾充当赊资，刘老板看看货色新鲜且多，也就欣然收下，权当抵债还钱。久而久之，栓子成了小酒座的老客。我甚至看到栓子替刘老板做些粗杂之活，例如扫地、洗碗抹桌子、挑水劈柴等。

每当栓子从井边挑水回来，刘老板喜欢“巴哒，吧哒”地吸着烟锅，在后面欣赏他的结实发亮的肌肉，老头子很吝啬，不吸烟卷，却给栓子抽香烟：“栓子，吸根烟！”栓子毫不客气，坐在门槛上默默地吸。其实店堂里凳子有的是，栓子硬是不肯坐。说他娘教他的：不要在年纪大或身价高的人面前摆“老卵”。“老卵”是扬州式的上海话，大概是老气横秋外加不客气的意思。在栓子吸烟的时候，刘老板用烟锅指着他的脊梁对老伴讲：“瞅这肉，赛过腌好的大青鱼。栓子就是浪当点，嘴坏。倒也是个能苦的坯子！”

刘老板是江苏泗阳口音，他不是说话，简直是用鼻子把话哼出来，他把烟锅在鞋底上敲了一阵，重又填满烟丝，露出老年人城府极深的矜持，得意时脸上的皱纹才会舒展一下。老婆子不理他，冲着那些在店堂门口嘻闹的孩子嘟囔道：“家里大人找了。快回去。”(未完待续)

刘老板是江苏泗阳口音，他不是说话，简直是用鼻子把话

哼出来，他把烟锅在鞋底上敲了一

阵，重又填满烟丝，露出老年人

城府极深的矜持，得意时脸上的

皱纹才会舒展一下。老婆子不理

他，冲着那些在店堂门口嘻闹的

孩子嘟囔道：“家里大人找了。快

回去。”(未完待续)